

果然·世界超级畅销小说大系

别爱上

人生总会有特别艰难的时光 熬过伤痛 就是最大的自由

任面人

Mary Kubica

[美] 玛丽·库比卡/著
朱其芳/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ZHO
紫图

别爱上 任何男人

Mary Kubica

[美] 玛丽·库比卡/著

朱其芳/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爱上任何人 / (美) 玛丽·库比卡著; 朱其芳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1

ISBN 978-7-5502-8316-9

I. ①别… II. ①玛…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69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5463

THE GOOD GIRL BY MARY KUBICA

Copyright © 2014 by Mary Kyrychenk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Zito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This is a work of fiction. Names, characters, places and incidents are either the product of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or are used fictitiously, and any resemblance to actu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events or locales is entirely coincidental.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别爱上任何人

项目策划 紫图图书 ZITO®

监 制 黄利 万夏

丛书主编 郎世溟

作 者 [美] 玛丽·库比卡

译 者 朱其芳

责任编辑 宋延涛

特约编辑 李媛媛 申雷雷 李圆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O®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58千字 880毫米×1280毫米 1/32 12.25印张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316-9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纠错热线: 010-64360026-103

夏 娃

救援前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坐在早餐桌边啜饮一杯可可。我沉思着凝望后窗外的草坪，满眼的树叶挣扎在肃杀的初秋里。它们大多都已枯死，但有些还毫无生机地挂在树上。已是傍晚时分，天空阴沉沉的，温度骤降至 4-10℃。我想我对这样的变化还没做好准备，时间究竟都去哪儿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迎接春天，而现在，夏天也转瞬即逝。

电话铃把我吓了一跳，我觉得肯定是推销电话，所以起初很不耐烦，压根儿不想站起来接。我正享受着一天里最后几小时的宁静时光，再过一会儿詹姆斯就会风风火火地从前门进来，闯入我的世界，让我不得安宁。此刻我不想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某个推销电话上，我肯定会拒绝。

烦人的噪音消停了一会儿，之后又再度响起。为了防止铃声再

度响起，我只得去接。

“喂？”我恼怒着。我站在厨房中央，半个屁股紧靠着岛式橱柜¹。

“是丹尼特太太吗？”一名女子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告诉她打错电话了，或者直接跟她说我不感兴趣，不必再推销了。

“我是。”

“丹尼特太太，我叫艾安娜·杰克逊。”我之前听说过这个名字。虽然我从没见过她，但我知道她这一年多里常常和米娅在一起。我曾经多次听米娅提起过她的名字：我和艾安娜干吗干吗了……我和艾安娜怎么怎么了……她正在解释她是如何认识米娅的，她说她们两个都在市里一家私立高中教书。“但愿我没有打扰到您。”她说。

我喘着气说：“哦，艾安娜，我刚刚跑进门来。”我在撒谎。

还有不到一个月米娅就满二十五岁了，她的生日是十月三十一日，万圣节那天。因此我猜艾安娜是为这事打的电话。她想要策划一场派对——也许是一场惊喜派对——给我女儿庆祝生日？

“丹尼特太太，米娅今天没来上班。”她说。

我没料到会听到这话，花了一会儿工夫重新组织了语言。“呃，她一定是生病了。”我回答。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替女儿遮掩，她必须有个说得通的旷工理由。我的女儿的确自由散漫，但她也是个靠谱的人。

“您没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我说。但这并不反常，我们可以几天，有时候甚至几周都不说话。自从电子邮件发明后，我们的最佳沟通方式就变成了

1 是一种将橱柜置于厨房正中的设计，可从四面操作，也可以围着吃饭。

无聊的邮件转发。

“我往她家里打过电话，但是没有人接。”

“那你有留言吗？”

“留过好几次了。”

“她没有回电话？”

“没有。”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电话另一头女子的声音，望着窗外，看着邻居家的孩子们摇着一棵弱不禁风的树，把剩下的叶子全摇落在他们身上。这些孩子是我的时钟，当他们出现在后院，我就知道现在是傍晚放学了。当他们又消失在院内，那就说明晚餐时间开始了。

“打过她的手机吗？”

“直接被转到语音信箱了。”

“那你——”

“我留过言。”

“你确定她今天没来上班？”

“行政处一整天都没她的消息。”

我担心米娅会遇到麻烦，我担心她会被解雇。此时她可能已遭不测的念头尚未闯入我的脑海。

“但愿这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艾安娜解释说，米娅的学生第一节课并没有向任何人告发老师缺席的事，直到第二节课这消息才终于瞒不住了：丹尼特女士今天没来上课，而且也没有代课老师。校长下来维持秩序，直到有代课老师来接管。他发现了墙上的帮派涂鸦，那是用昂贵的绘画工具画的。行政处不同意出资，因此工具的费用是米娅自掏腰包。

“丹尼特太太，你不觉得奇怪吗？”她问，“这不像米娅会干的事儿。”

“噢，艾安娜，我觉得她肯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比如？”她问。

“我会给医院打电话的。她所在的社区有一个号码——”

“我已经打过了。”

“还要给她的朋友打电话。”我说，尽管我不认识她的任何朋友。我听她提过不少名字，比如艾安娜和劳伦，我还知道有个持学生签证的津巴布韦学生将被遣送回国，米娅认为这一点儿都不公平。然而我并不认识他们，也很难查到他们的姓氏或联系方式。

“电话我都打过了。”

“她会出现的，艾安娜。一切都只是误会，也许有成千上万个理由能解释。”

“丹尼特太太……”艾安娜再次开口。这一次，不祥的预感最终击中了我：这事不对劲。这种感觉直抵我的腹部，而且涌入我脑海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怀着米娅七八个月时，她健壮的四肢对我狠狠地拳打脚踢。她那么用力，甚至能透过我的皮肤看到她小手小脚的形状。我拉过一把高脚凳，坐在岛式橱柜旁，下意识地想着：米娅快满二十五岁了，但我连送什么礼物都没想过，也没有主张举办派对，或者在市内预订一家优雅的餐厅，我们所有人——詹姆斯、格蕾丝、米娅和我，共享一顿晚餐来庆祝。

“那么，你建议我们做些什么呢？”我问道。

电话另一头传来一声叹息。“我希望您告诉我，米娅和您在一块儿呢。”她说。

加 布

救援前

我赶到那座房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灯光从英式都铎建筑里透出来，照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我能看到有一群人在屋内徘徊，等候着我。法官正在踱步，丹尼特太太坐在软椅边上，小口抿着玻璃杯里像是酒的东西。此外还有几位穿制服的官员和一名深肤色的女子，她正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我在街道上慢慢停下来，拖延着这一隆重出场的时刻。

芝加哥北岸是一片郊区住宅，沿密歇根湖分布，一直延伸到城市北部。丹尼特一家和那里的其他家庭没什么不同，他们个个都腰缠万贯。也难怪我在应该前往豪宅的时候却坐在我的汽车前座里磨蹭，说服自己我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我想起警长在把案子派给我之前说的话：别把这事搞砸了。

我躲在自己安全又温暖的破车里打量着那座富丽堂皇的住宅。

从外观上看，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它古色古香，完全是英式都铎风格：半露木结构、窄窄的窗户、陡斜的屋顶。这使我想起中世纪的城堡。

虽然我被严令要求保守秘密，而且该为警长把这个备受瞩目的案件派给我而感到荣幸。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向前门走去，径直穿过草坪走上人行道，沿路前行，踏上两级台阶，敲了敲门。天真冷，等在门外的时候，我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保暖。当我发现开门朝我打招呼的是县内最有影响的治安法官之一时，我觉得自己穿着的那套便装——下身一条卡其色的裤子，上身一件皮夹克罩着马球衫——简直寒酸得可笑。

“丹尼特法官。”我说着走进了屋内。我装出一副非常权威的样子，展示出十足的自信。我必须将这种自信藏在安全的地方，为了这样的时刻拿出来撑场面。无论在体形还是权力上，丹尼特法官都是不容小觑的人物。要是搞砸了这件事，被解雇已是最好的结果。丹尼特太太从椅子上起身，我用我最优雅的声音告诉她：“您请坐。”另外一名女子应该是格蕾丝·丹尼特，我根据初步调查推测。这是一个更年轻些的女子，大约二十几岁或三十出头，站在门厅和客厅的交界处。

“我是加布·霍夫曼侦探。”我一本正经地自我介绍，没有微笑，也没有要握手。女孩说了她自己的名字，她正是格蕾丝。我从之前的调查中得知，她是道尔顿 & 迈耶斯律师事务所的一名高级律师。但光凭直觉我就不喜欢她。她全身都散发出一种优越感，瞧不起我普通工人的穿着，语调里的轻蔑也让我焦虑不安。

丹尼特太太开口说话，她的声音仍然带有浓重的英伦腔，尽管

我之前查到的情报告诉我，她从十八岁起就一直待在美国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她似乎非常焦虑。她的声音很尖锐，手指烦躁地玩弄着一切手边的东西。“我的女儿失踪了，侦探先生。”她急切地说，“她的朋友们全都没见过她，也没有跟她通过话。我一直在打她的手机，给她留言。”她的话哽在了喉咙里，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我去过她的公寓，想看看她是否在家。”她说完停顿了一下，“我一路开到那里，但房东不让我进门。”

丹尼特太太是个让人心动的女人，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盯着她金色的长发，随着发丝一起笨拙地掠过她衬衣里露出的乳沟，她的衬衣解开了第一颗纽扣，真是显而易见的诱惑。之前我曾见过丹尼特太太的照片，照片里她和丈夫一起站在法院的台阶上。但照片中的美人根本比不上亲眼所见的夏娃·丹尼特。

“你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

“上周。”法官说。

“不是上周，詹姆斯。”夏娃说。她停顿了一下，察觉到她丈夫脸上因被插话而出现的恼怒，继续道：“是上上周，甚至可能是再上上周。我们跟米娅的关系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几周都不说话。”

“那么这种情况并不反常？”我问，“有一阵没有她的消息很正常？”

“没错。”丹尼特太太承认。

“那么你呢，格蕾丝？”

“我们上周说过话，但只是一通很短的电话。我想是周三，也许是周四。啊是的，是周四，因为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要走进法院听讯一个证据禁止动议。”她补充了一句，好让我知道她是一名律师，就像她的条纹上衣和脚边的皮箱还没有把她的身份暴露似的。

“有任何反常的地方吗？”

“就是米娅的那副‘米娅做派’呗。”

“这个意思是？”

“加布。”法官打断道。

“请叫我霍夫曼侦探。”我以权威的口气坚持道。如果我必须叫他法官先生，那么他当然也可以叫我侦探先生。

“米娅非常独立，这么说吧，她向来自行其是。”

“这么推测的话，你们女儿是从周四开始失踪的？”

“有朋友昨天跟她说过话，见到她在工作。”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大约下午三点。”

我瞥了一眼手表：“那么，她现在已经失踪二十七小时了？”

“在她失去联系满四十八小时前，她不会被认为是失踪人口，这是真的吗？”丹尼特太太问道。

“当然不会，夏娃。”她的丈夫用一种轻视的口气回答。

“不会的，太太。”我说。我尽量使自己变得更亲切些，我不喜欢她丈夫贬低她的态度。“实际上，最初的四十八小时通常是失踪案件中最关键的时期。”

法官马上接口：“我的女儿没有失踪，她只是去错了地方。她在做一些轻率大意、不负责任的事情，但她并不是失踪了。”

“那么，法官大人，谁是最后一位见到您女儿的人呢？在她——”我自作聪明地说，“——去错地方之前？”

答话的是丹尼特太太。“是一位叫艾安娜·杰克逊的女士，她是米娅的同事。”

“您有她的联系电话吗？”

“有，在一张纸上，在厨房里。”

我冲一名警员点点头，他径直去厨房拿纸。

“米娅之前做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绝对没有。”

不过法官和格蕾丝·丹尼特的肢体语言却透露了别样的含义。

“这不是真话，妈妈。”格蕾丝责备她。我期待地看着她。律师就爱听自己唠叨。“米娅曾在五六种不同的情况下从家里消失，天晓得她去做什么，和谁过夜。”

没错，我心中暗想，格蕾丝·丹尼特就是个荡妇。格蕾丝的发色跟她父亲一样深。她继承了母亲的身高和父亲的身材，这并不算一个好组合。有些人也许会称这身段曼妙丰满，如果喜欢她，我可能也会这么说。但相反，我只能说是又圆又胖。

“这完全是两回事。她当时在上高中，有点天真和淘气，但是……”

“夏娃，不要过度发挥想象。”丹尼特法官说。

“米娅喝酒吗？”我问。

“喝得不多。”丹尼特太太说。

“你怎么知道米娅在做些什么，夏娃？你们两个又不太说话。”

她将手举到脸侧，擦了擦鼻涕。她手指上的钻戒大得令我吃惊，以至于我都没听到詹姆斯·丹尼特闲聊起他妻子在他回家前同艾迪打电话的情形——请注意，法官不仅同我的领导关系不错，甚至还亲密到了互称昵称的地步，这令我非常震惊。丹尼特法官似乎很确信他女儿只是出去寻欢作乐了，这事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介入。

“您认为这不需要警方调查？”我问。

“完全不需要。这是家庭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

“米娅的职业道德如何？”

“你说什么？”法官蹙额反驳，并怒气冲冲地用手抚平了额头的皱纹。

“她的职业道德。她是否拥有良好的工作记录？她以前有过旷工吗？她是否曾装病不去上班？”

“我不知道。她有工作，有收入。她自己养得活自己。我不多过问。”

“丹尼特太太认为呢？”

“她对工作很热忱，很爱她的工作。教书是她一直想做的事情。”

米娅是名艺术老师，教高中。我在笔记里记下了这条提示信息。

法官问我是否觉得这很重要。“也许是的。”我回答。

“为什么这么觉得？”

“法官大人，我只是在试图了解您的女儿，了解她是个怎样的人，仅此而已。”

丹尼特太太现在快哭出来了。她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一双蓝眼睛又红又肿。“你觉得米娅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心想：这难道不是你找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吗？是你自己觉得米娅出事了吧。不过我嘴上说的是：“我想我们还是马上行动才好，当发现一切都是个误会以后再来感谢上帝吧。我确定她好好的，真的，但我讨厌在什么都没调查之前不把这整件事情当回事儿。”要是——要是事情最终结果并不好，我会后悔死说这话的。

“米娅独自生活有多久了？”我问。

“再过三十天就满七年了。”丹尼特太太果断回答。

我很惊讶。“您一直都在数日子吗？精确到每一天？”

“那是她十八岁生日的时候。那时她迫不及待地要从这儿搬出去。”

“我无意刺探您的家庭隐私。”我说道。但事实是，我没这个必要。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里。“她现在住在哪里？”

法官回答：“在市内的一间公寓，靠近克拉克街和艾迪生街。”

我是芝加哥小熊队的球迷，所以这话一下让我兴奋起来。光是提到“克拉克”或是“艾迪生”的字眼，我的耳朵就会像饥饿的小狗一样竖起来。¹“瑞格利维尔，那是个不错的社区，很安全。”

“我会把地址给你的。”丹尼特太太提出。

“我想去那里调查一下，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去查查是否有窗子被打破，或者有其他人强行闯入的迹象。”

颤抖着声音问道：“你觉得是有人闯入了米娅的公寓？”

我试图让她放心：“我只是想去检查一下。丹尼特太太，那座大楼有看门人吗？”

“没有。”

“那么安防系统呢？摄像头呢？”

“这些我们怎么会知道？！”法官咆哮道。

“您难道不去拜访吗？”我刹不住嘴，问出了口。我等待着回答，但无人理睬。

1 芝加哥小熊是一支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主场在瑞格利球场，克拉克和艾迪生是主球场坐落的两条街道的名称。

夏 娃

救援后

我替她拉起外套的拉链，戴上兜帽，然后我们一起走进芝加哥的凛风里。“现在我们得快点儿了。”我说。她点点头，但是并没有问原因。我们朝着詹姆斯的 SUV 走去，一路上狂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了。他的车停在两米远的地方，当我去抓她手肘的时候，唯一确信的是，一旦我们中有一人跌跤，那么两个人都会摔倒在地。那是圣诞过后的第四天，停车场被一大片冰层覆盖。我努力替她遮挡凛冽的寒风，把她拉向我，用胳膊环住她的腰以保暖，尽管我的身体甚至比她还娇小，这种事让我做必然会可悲地失败。

“我们下周就回去。”当米娅爬进后座时，我对她说。为了盖过咔嗒的摔门声和系安全带声，我的嗓音有点大。收音机朝我们大吼大叫，汽车引擎在这种严寒天气里垂死挣扎。米娅畏缩了一下，我请求詹姆斯把收音机关了。米娅在后座里很安静，她凝视着窗外，

看着车辆。其中的三辆车像饥饿的鲨鱼一样包围着我们，车上的司机八卦又贪心。有一个人把相机举到眼前，闪光灯令人目眩。

“真见鬼，在需要的时候警察都跑哪儿去了？”詹姆斯自言自语道。然后他摁响了喇叭，直到米娅抬起双手捂住耳朵，不愿听到那可怕的声音。照相机又开始闪起快门。那些车辆在停车场里闲晃，引擎发动着，排气管外烟雾弥漫，消散在灰蒙蒙的天空里。

米娅抬头见我正看着她。“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米娅？”我语气和蔼地问她。她摇摇头。我几乎都能听到她脑海里充斥着的那个讨厌声音：克洛伊，我的名字叫克洛伊。她的蓝眸紧紧盯着我的眼睛。我眼眶泛红，强忍泪水。米娅回来之后我就常常这个样子，尽管詹姆斯总在那儿提醒我保持冷静。我努力试图理清这一切，把微笑挂在脸上——有点强颜欢笑，但完全发自内心。我心中默念着一句话：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回家了。我小心地限制着米娅的行为，不确定她需要多少私人空间，但绝不愿给予她过度的自由。我能从她的每个手势、表情和站姿里看出病态，她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充满自信的米娅。我明白，她经历过很可怕的事情。

不过我很想知道，她是否能理解我也在遭受着些什么呢？

米娅别开了眼。“下周我们要回去见罗兹医生。”我说。她点头回应。“是周四。”

“几点？”詹姆斯问。

“一点。”

他单手查了一下智能手机，然后告诉我，我得一个人带米娅去赴约，他有一个审讯必须出席。另外他还说，他相信我能独自解决这事。我告诉他我当然可以处理，但是我靠过去在他耳畔轻声说了

句：“她现在需要你。你是她的父亲。”我提醒他，这是我们商定好的事情，他当时做过保证。他说他会尽力而为，但我对此非常怀疑。他认为他应该严格遵守工作日程，无法为这种家庭危机抽出时间。我能看出这一点。

我们沿 94 号州际公路一路飞驰着开离城市，米娅坐在汽车后座里凝视窗外掠过的景象。现在大约是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新年的周末路况非常糟糕，我们不得不停下等候。在高速公路上，汽车以龟速缓慢向前挪动，每小时不超过五十公里。詹姆斯对此毫无耐心。他紧盯着后视镜，等着狗仔队的再度出现。

“这么看来，米娅，”为了打发时间，詹姆斯开口道，“那个研究神经病的说你得了失忆症？”

“噢，詹姆斯，”我恳求道，“拜托了，现在不要说这些。”

我的丈夫并不愿等，他想要弄清真相。米娅回家才刚一周，跟我和詹姆斯住在一起，因为她还不适合独自生活。我想起了圣诞节那天，疲惫不堪的栗色汽车慢吞吞地载着米娅开进车道时的情形。我记得当时那个一贯冷漠而持重的詹姆斯一反常态地冲出前门，第一个去迎接她回家。在落满积雪的车道上，他伸出胳膊搂住那个憔悴的女子，仿佛在这些漫漫长日中哀痛不已的并非是我，而是他自己。

但自此以后，那一瞬间的如释重负烟消云散，失忆的米娅渐渐变得令詹姆斯厌倦，仿佛她只是他越堆越高的案头里的又一个案件，而不是我们的女儿。

“现在不说，那什么时候说？”

“晚点再说吧，求你了。而且那位女士很专业，詹姆斯。”我强